

火孩兒

土

(台灣)

卧龙生

著



火 孩 儿

上 册

(台湾)卧龙生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“喜马拉雅山脉”横贯西藏南部，与印度、尼泊尔等国相接壤，其纵横何止万里，为中国有数的大山脉，该山脉拥有七十二座高峰，平均都在六千公尺以上，但“龙牙嘴”的土著，却大表不服，认为最高山应为“玉帽山”，否则“玉帽山”就不会变成“新黄教”发祥圣地了。

藏人多迷信，一向崇敬喇嘛，“新黄教”亦属喇嘛教一支，再加西藏王多伦，又特别宠信“新黄教”大喇嘛哈里，并封为国师，“龙牙嘴”一带居民，当然会说他们家对面的山——“玉帽山”最高，因为最高才能产生举国敬服的哈里大国师呀！

其实山高与否，与国师何干？唯众口铄金，习俗成风，由近而远，甚至连国都“拉萨”也有这项传闻了，更有当地土著大舌头——人有此绰号，八成说话不俐落，拖泥带水吧？然不！恰恰相反，说起话来像炒豆子，既快又有条理，而且有板有眼。

他信口开河，又造出一大谣言，说那“玉帽山”的“玉帽”是上天给哈里国师准备的，一旦西藏王多伦翘了辫子，则哈里国师将继承王位，这是上天显示的一种征候呀！

“玉帽考”，白雪也。

征候？新名词？连大舌头本人也照样的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他是跟一位老天真的汉人学来的。

现在“大舌头”就去了“龙王牙”找老天真了。

先介绍“龙王牙”何以有此怪名？藏人认为进到龙王嘴巴里，可以说九死无生，没有活理，因为“龙王牙”是座镇甸，向西走半里，就是波涛汹涌的“船必翻”河——“船必翻”是藏语，意思说任何船一经“船必翻”河，非丧身河底不可，由而该镇甸因此得名。

另外河对面——“玉帽山”山脚还有座没有善男信女，却香火

鼎盛的“大龙王寺”，这座寺院有一万名喇嘛，也是“黄教”发源地。

大舌头要找的老天真，当然没本事过“船必翻”河到“大龙王寺”，而是街上——“龙王牙”唯一的一家汉人茶馆，兼客棧地方。

汉人茶馆定名“汉人茶屋”，顾名思义，都是汉人来此喝茶，即或是藏族，或其他种族，亦皆通汉语，这在整个西藏说汉人总占十分之七八，可谓西藏最大特色了。

何以故？

且看大舌头在“汉人茶座客棧”找到老天真后，第一句话问的就是这个“龙王牙”镇甸，为什么汉人比西藏人还多呢？

老天真真可称得上是“老”字，胡子特别长，身材象磨盘，胡子却可扫地，由于胡子过长，把胡子当腰带使用，而且还有多余，所以又在腰上缠了三圈。

但人却生了张娃娃脸，笑脸常开，乍看起，样子很滑稽。

老天真道：“别人问这话犹可说，别忘了你这小兔崽子已经升级了。”

“升级？”

“是啊！”老天真扮了个鬼脸道：“你小子认识老子可算是八辈子烧了高香，老子已经把你当干儿子看待，干爹是老天才你是不是小天才呢？”

“行！俺大舌头从小没爹没娘，认个干老子倒也不错，但有条件。”

“认干老子还有条件？”

“除非把假话说成真话本事，传授大舌头，否则，免谈。”

“俺老不死并没有说假话呀？”

“好意思连干儿子也骗？请问，世界上有‘七转十八拐’的山洞吗？还有山洞在雪底下，亏你起下个‘雪心谷’的名词，蛮有诗意哩！”

“别瞎扯淡了，去茶屋说相声吧？”

闹了半天，两人竟是卖嘴巴讨生活的一双艺人哩！

相声这种民间艺术，在中国内陆颇受欢迎，只是北方称为相声，南方叫做滑稽，讲究“说”“学”“斗”“唱”随机应变，倒也包罗万象。

但大舌头认识老天真不久，何以能凑合一起做此开口生涯呢？原来老天真三天前在一座破庙中找到大舌头，大舌头确然父母俱丧，且衣食无着，正过着饥苦日子，老天真好似对大舌头非常了解，第一句话是“想吃饱饭还可把钱拿，小哥，可得跟我来。”

“先填饱肚皮再说好吗？”

“看样子好像几天没吃饭？”

“整整两天，还不包括今天上午。”

“那就到茶屋而大嚼吧？”

敢情茶屋还兼饭馆。

吃饭之后，老天真犹就原桌，猛的一拍桌子，竟自说自唱，表演起一个人的“单口相声”。

起初，“门可落雀”，但不久却“座无虚席”了，其中还有名印度客人，出手非常大方，竟赏了老天真两块藏洋——相等于二两银子了。

看得脚无立锥，年仅十七的大舌头由心坎里佩服，老天真真是天才，死人可以说成活人，没有的事说成真有其事，如果跟他把这套骗人伎俩学会，还愁没吃没喝，没钱好花吗？

这也是大舌头跟定老天真原因了。

今天，老天真叫大舌头去的地方，就是这家茶屋，明显的他又说相声——这次却是“双口相声”，配上大舌头了。

大舌头人看起来有点憨，其实聪明绝顶，推一知三，不然也没本事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当然事先要把该说的，该抖的词先对好了。

这家“汉人茶屋”，计分两进院落，前院是茶屋，后院才是客房，两人由后转前，到达茶屋，呵！人还是真不少，竟然坐了个满堂彩。

老天真说相声不过三五天，却得到茶屋尊敬。中间位置还特留了张八仙桌，主要的，老天真的相声别开生面，层出不穷，颇受客人欢迎。

茶房道：“胡子老先生，先来点东西填填肚皮了？”

“老规矩！”老天真道：“羊肉泡饃，一壶道地的白干，外带壶酿茶，记住！双份，还有我的干儿子哩！”

酒足饭饱后，大舌头袖子擦擦嘴，道：“干爹！茶座情形好怪，看穿着、打扮，似乎都是汉人。”

“这话你已经问过好多遍了，‘龙王牙’本来就是汉人多嘛！”

“汉人占多数干儿子知道，可是总有些原因吧？”

“当然有！一个汉人较聪明，肯用脑筋，作起生意来可以一本万利。二是与新黄衣教的喇嘛有关了。”

“什么与喇嘛有关呢？”

“大龙王庙的喇嘛，每年三四月间，都会伐掉头批香松木，供应各地赶来的木材商，转售图利，依时钱论值，每棵成材香松，都在一百两藏钱，但喇嘛活佛们却收每棵一两藏银，这就勿怪各地赶来的木材商像是苍蝇吃糖。

“木材商也都是汉族人了？”

“木材商是汉人不假，可是劳神出苦力的伙计，却多为藏人。”

话越扯越远了，有人鼓掌了。

掌声由零星而密集，这倒非来了什么大人物，而是欢迎说相声的早些登场。

更有一名山东大汉扯着嗓门叫道：“老天真呀！你再不亮像老子可要发疯啦。”

老天真似已觉得弦已拉满，递个眼色给大舌头，然后双双站起，行了个四面八方的罗圈揖，掌声因而雷动。

罗圈揖并不代表开场白，但是老天真袖子一挽，掏出块长四方形黑漆方块，接着是桌子一拍——“蓬”——这才是正式开场，木块说相

声的称之为醒木。

“小天才你好！”

“很好呀！没病没灾的。”大舌头对上了。

老天真又道：“府上老太爷可好？”

“托福！还很硬朗。”

“硬朗经得住石壤压吗？”

“你老子才经得住磨盘磨哩！”

“骂人？”

“你这老混球嘴里塞粪球——不干净还怪得了谁？”

“别没碴找碴了，爷们还是谈正格的呢？”

“正格的是？”

“说相声呀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由‘玉帽山’说起！”

“昨天不是说过了吗？”

“昨天说的太笼统，也不够彻底，今天要伺候在场大爷们一个清楚明白的。”

我看这样好了，由你老天真发问，俺小天才作答，如果连俺都问不住，老王八蛋！阁下也该三鞠躬下台，卷铺盖走路。”

“就这样办，开始吧！”

小天才大舌头道：“别忘了由你发问！”

老天真抓耳搔腮的想了想道：“可知道有座世界最高的山名叫‘玉帽’在哪里吗？”

小天才嘴巴一撇道：“家门口的山也值得发问吗？连‘龙王牙’大街上三岁小孩都知道。”

“可晓得为什么叫‘玉帽’，不叫‘金帽’‘银帽’吗？”

“因为山顶上积雪未化，是白色的，故而得名。”

“好小子！人不可貌像，海水不可斗量，真他娘的有两把刷子，

那老子再问你，‘玉帽山’顶上有座深谷——深处要走路少说也要半个月，谷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这……邪门！”

“怎么来了个邪门呢？”

“这里的人，包括全西藏人都来到过‘玉帽山’，你凭什么应知道？”

“老子虽然金盆洗手，却是位真人不露相的飞贼，还有，昔年有个绰号，人称‘飞飞飞’！”

“别胡说八道了，反正说相声，不能当真，到底叫什么谷呢？”

“三个字——‘雪心谷’！”

“雪心谷？”

“谷在积雪中产生，当然叫做‘雪心谷’了。”

“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，请问，冰天雪地问，谁会到‘雪心谷’发神经？”

“大有人在！可惜……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“都冻成僵尸了。”

“那么冷？”

“连声音都能冻住，你说冷不冷？”

“明知‘雪心谷’可以冻死活人，为什么有人前往冒险呢？”

“问得好，”老天真故意的迟延一下，这才道：“因为‘雪心谷’中有座‘七转十八拐’……。”

大舌头再问道：“七转十八拐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指山洞深邃，难走？”老天真接着道：“而且那儿极其寒冷，可以说滴水成冰，解小便可以变成冰柱，人也会冻在那里。”

“这是什么鬼地方呀？会有人去”

“本地人大有人在，因为……。”

“老王八蛋，别卖关子，倒是快说嘛！”

“因为‘九转十八拐’洞中有活人参。”

“活人参？”

“是呀！人参长腿，不是活人参难道是死人参？”

“就算是活人参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值得人们去玩命吗？”

“可是洞里除了活人参外，还有一面‘心里想’，就难怪人们前仆后继，明知必死，也要钻了。”

“心里想八成是样东西了？”

“好小子，推一知二，孺子可教也。”

“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面不起眼的古镜……。”

“老天真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呀！你……你胸口上有血……。”

老天真不但胸口上流血，眉心上还钉了根三寸多长的“子午断魂钉”，几乎齐根而没。

大舌头并非武林人，当然不识这种畏过毒的“子午断魂钉”中者必死无疑，但他却已试探出老天真没有气了，从今而后不能吃饭了，他裂开大嘴，放声哭叫：“谁害死了俺的管饭吃的新干爹——老夥伴呀……。”

没头没脑的，哭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善心人帮忙把老天真尸体送入客房，大舌头见人已离去，这才伏尸痛哭，实在的没有碰到老天真，别说肚子都要饿扁，连失踪的老子也没指望找到了。

不用说，老天真答应他找老子了。

忽然有人在耳边说话道：“傻小子！哭个鸟，老天真并没有死，不见他眼睛还动弹吗？”

老天真不但眼睛动弹，连方才看不到人的说话声，也与老天真腔调一般无二了。

他当然不晓得是种“蚁语传音”最超绝的内家功夫了。

大舌头蓦感眼睛一花，竟被死而复活的老天真拦腰夹起，破窗而出。

迷迷糊糊，到了“龙王牙”西郊外的“船必翻”河边，大舌头方算清醒。

他抬头一望，原来身在半天空，老天真正夹持着他在一鸭蛋粗细的钢索上飞驰，大舌头对此钢索，颇不陌生，原来钢索横跨“船必翻”河，是“大龙王寺”喇嘛特别安置——安置于两头，扯成一索带，是用来钩搭牵扯木排船运香松木之用；而今却是老天真利用的工具了。

“索带两端约三里，换句话说，河宽也在三里左右，老天真夹持着个人，高空行走如履平地，莫非是神?!”

外行人只有用神作解释了。

如果大舌头也是武林中人，会发现老天真走的是钢索方向，并未脚踩钢索，越发是叹为观止了。

转眼已到达对岸——“玉帽山”山脚，“大龙王寺”前缘，老天真仅是打量一眼“大龙王寺”的建筑宏伟，依然是向前，向上，直奔“玉帽山”山峰。

老天真显然是愈跑愈有精神，可是胁上的大舌头却吃不消了，连道：“活神仙！休息下，休息下。”

“别忙呀！到山顶再说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抵峰顶，这时候，大舌头才发现“玉帽山”叫“玉帽”真正原因了。

敢情峰顶上全是冻结成冰，坚逾金石的白雪，夕阳反照，泛出七彩光霞，蔚为奇观，可是峰顶朔风凛冽，寒冷刺骨，别说人类，就是畜牲也要冻成僵尸，因而大舌头颤抖的道：“老天真！活神仙！千万别休息，一休息我会冻成冰棍了……。”

老天真并未答话，却往山涧——“雪心谷”跳去。

“大舌头吓得胆裂魂飞，心说：这下子两人都完蛋了……。”

× × ×

当老天真，大舌头双双掉落“雪心谷”时，又有两名武林上名气不小的人物，出现于“玉帽山”峰。

此两人一名皮厚，一唤刘诚，江湖人合称为塞外双义。

刘诚人如其名，非常诚实，武功亦较皮厚为高，惟皮厚善于说谎，说年龄较刘诚长，以大哥自居，其实，刘诚还要较他大两岁，那年头，作哥哥必要承让弟弟，但作哥哥亦可命令弟弟，唯命是从，尤其是武林中人，更重兄友弟恭。

就这样刘诚不知吃过多少亏，但他心甘情愿，因为他是拜过“把子”的大哥呀？

可是今天不同了。

在一处可避劲风的山坳处，两人暂作休息，刘诚面有愤色的道：“大哥！为什么在‘汉人茶屋’，突施杀手，以‘子午闷心针’射死说相声的老天真呢？”

“皮厚反而哈哈大笑道：“兄弟…这就是你江湖阅历太浅，难道没听出老小子借说相声散布谣言吗？”

“老天真散布什么谣言？再说，谣言止于智者，不相信也就算了，总不该用不光明手段，猝而杀之吧？”

“傻兄弟！”皮厚略带责备语气道：“愚兄扫地犹惜蝼蚁之命，是个随便杀人的人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！为什么呢？”

“老天真说出我们此行秘密。”

“他不过说了句活人参罢了，就值得犯死罪吗？”

“但他还说了两件极重要事，却与愚兄行走燕京道上得到的消息不谋而合。”

“哪两件重要事呢？”

“一是‘七转十八拐’洞，一是有面古镜。”

“大哥并没有告诉我呀？”

“因为愚兄对此两件事也在存疑，所以借‘珍珠烈火衫’御寒衣时，并未说明，而今两地相隔，距千里，说法大致雷同，不能说是完全巧合吧？”

刘诚表面唯唯，心里却对皮厚大哥害死老天真大为不满。

皮厚道：“前面不远处是一深壑，假使不出所料，下壑可能就是‘雪心谷’。”

刘诚道：“壑在谷顶中央，虽然与传闻接近，小弟也有同样看法，不过壑深不可测，且路滑如油，我看，还是回去为好？”

“不！这与我俩共同愿望岂不背道而驰？愚兄可事先许下诺言，活人参一旦到手，全为贤弟所有，这才是作哥哥的一番心意。”

“不！你是大哥，应该归你，如果发现两只，再由大哥分配好了。”

“那我们也该上路了？”

“好！由小弟先行，免得大哥有所闪失！”

刘诚说的是老实话，他是顾虑皮厚轻功稍差，不适宜走此艰险之道，但皮厚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反认为刘诚有捷足先登的打算，是以一个箭步，抢先出发了。

刘诚了解皮厚用意，也就跟身前进，好在两人轻功甚有根基，当接近谷底地，明月高悬，已走了四五小时。

两人一打量眼前情况，见一削窄的崖道，直通一山洞，洞上横额，有人用金刚指力，雕有“雪心洞府”四个大字，铁笔银钩，更显功力。

刘诚道：“原来这儿就是‘雪心洞’，由而推断，洞中有洞，所谓‘七转十八拐’一定在‘雪心洞’里边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皮厚道：“何妨走近崖道再观察一下？”

这次却让刘诚走在前面了，因为崖道下地心产生的吸力，呼呼

作响，犹若雷鸣？

刘诚失声叫道：“大哥快看，崖道下好多死人！”

死人陈尸崖底，约有百余丈，刘诚目力较强，亦看出死去并非失足掉落，亦非冻毙丧身了。

忽然皮厚在背后叫道：“二弟！住洞口瞧，活人参已经出来了，记住！动手要快，否则活人参会土遁跑掉！”

刘诚扫眼一望，果然在‘雪心洞’中跑出个五六岁小孩，那小孩头梳冲天杵小辮，着红兜，未穿裤子，唯有一点与常人不同，为什么小小的孩子满身红光呢？

红光难道代表小孩子是活人参？

否则与天真未凿的儿童何异？

刘诚免不掉出了阵子神，实在的，毋论小孩子是否活人参，他是不希望被大哥抓去当补药的。

皮厚又在催促，并说：“贤弟！如果过崖道胆子小，还是由愚兄代劳吧？”

刘诚为人最大毛病，莫过于死要面子活受罪，闻言二语不说，三四个间跃，已抵达“雪心洞”口附近。

他望着那名疑似活人参的小童，连说：“不管你是否人参成仙，或变成精灵，最好藉土遁逃走，免得皮大哥一到，小命就难保了。”

小孩非但未跑，却一跳老高，跳在刘诚怀里了。

刘诚是既喜又惊，喜的是小孩天真可爱，惊的是皮厚一来，一定仍认为小孩是人参化身，恐怕救小孩无望，他是一向唯皮厚马首是胆的。

轻轻地将小孩放在地下。

他仍然希望小孩藉土遁一走了之。

可是小孩却被皮厚后来居上的抢到手了。

刘诚逼得无法，只好说道：“大哥！小孩决非活人参，请……请放掉他！”

皮厚冷笑道：“你能解释小孩红光罩体代表什么吗？”刘诚不知所对，急得面红脖子粗。

皮厚又道：“你未看过‘人参谱’，勿怪孤陋寡闻，‘人参谱’上记载的清清楚楚，凡是人参成了气候，就会有红光出现……。”

刘诚作梦料不到皮厚是拿话唬他，其实世界压根儿就没有“人参谱”。

皮厚说罢，抱住小孩已经步上崖道——应该是“地下崖道”，那小孩却一个劲向刘诚招手，刘诚更觉不忍，叫了声：“大哥慢走……”

人也追上崖道。

皮厚杀机顿起，敢情他已看出刘诚有抢夺小孩之意，他此刻已知小孩并非人参化身，唯小孩天具异禀，更有驱风雪之天赋，如加以利用，不要说长大，就是现在他经营的马戏团，也可带来大批财富。

原来天降大雪了。

四月季候，在“玉帽山”来说，天寒地冻，并非也太稀罕事了。

那鹅毛成片的大雪，居然避开小孩七尺间外，当然也包括他本人，皮厚获此“人宝”，自然担心消息外泄，勿怪存下非置刘诚于死地！

“贤弟！”皮厚停身转身道：“看！你背后又来了只更可爱的活人参。”

刘诚怎虑有假，一转身，皮存背后飞来一脚，这一脚，竟将刘诚踢落于百丈悬崖之下。

皮厚明知刘诚必死，还说了句违背良心的话：“愿上天保佑……。”

× × ×

“吉人天相”，刘诚果然被救，这倒非天保佑，而是人为，当他看清楚救他者为谁时，刘诚几乎吓昏过去。

救他之人，形若磨盘，长像颇为滑稽，尤其胡子长逾丈外，只有在腰上绕了三圈——他不是说相声的老天真还会是谁？

“前辈！”刘诚道：“你……你不是死了吗？”

老天真笑道：“死了还能站着和小子说话吗？”

“那你是……”

“老子变了个小戏法！”

“戏法？”

“是啊！”老天真摇头晃脑的道：“一只假的弹簧‘子午闷心钉’换了只真的‘子午闷心钉’，既然是武林中人，用不着再详细解释了吧？”

刘诚如梦方醒的道：“原来前辈调了包，只是手法太快了。”

“不快早就脑袋瓜透气——玩完了。”

“敢请教前辈个问题，您老似乎对在下甚多了解，不然怎可能在地下悬崖适时援之以手呢？”

“就算老不死对‘易理’颇有心得吧？”

“关于皮厚这个人呢？”

“眼斜心不正，望之就非君子，这等鸡毛蒜皮小事，不谈也罢，还是介绍位右将军，你们先亲热、亲热，才是大事。”

“右将军——元朝的右将军了？”

“如果说所料不差呢？”

“请前辈应记住我是宋朝臣民，这等人杀之犹不可恕，难道叫我向他讨好以图功名？”

“好小子其志可嘉，右将军者乃‘反元复宋’——反元组织的一种官号也。”

“不是元朝又是哪个朝代呢？”

“糊涂！推翻了元朝，不是又可恢复了大宋天下吗？不过

……。”

“怎么又来个不过呢？”

“抗元之事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建其功，必得耐心等待。”

“等待要多久呢？”

“也许二十年，甚之更久，总之要等待一男，一女长大成人，方能决定，所以你这位左将军——未来的开国元勋，必须具备忍辱负重精神。”

“难道晚辈命中注定，也是复宋份子之一，而且官拜左将军？”

“对极了，走吧！到老不死的蛹居，会会有缘人。”

“有缘人就是右将军了？”

“小子的确聪明，不失老子之望。”

“可否先告诉在下右将军出身？”

“出身很复杂，总之，他就是说相声的大舌头呀！”

“刘诚不便多问，却见老天真解下腰中一束胡子，说道：“把胡子拉紧，爷们好跃上百丈高的地下崖道，然后进入‘七转十八拐’好会见大舌头。”

刘诚不安的道：“胡子一拉就扯断了。”

“老不死一根胡子毛，可以拴住一百条叫驴，还不放心吗？”

刘诚知遇高人，只好照命行事。

老天真说了声“起”，刘诚却觉得脚下风起，扶摇直上，也就是半小时光景，掠过崖道，闪入“七转十八拐”洞中，又飞行十数分钟，老天真松下刘诚，人也站住。

刘诚一打量，面前是一洞室，洞口雕有“问镜台”三个金字，气势看来非常雄伟。

老天真道：“刘诚！看清楚‘问镜台’三个金字吗？”

“看清了！”刘诚道“莫非前辈就住在这里？”

“没有！这里住的是大闺女和小闺女，另外就是烧饭的大舌头。”

“大舌头不是右将军吗？”

“当右将军是未来的事，起码现在也该伺候下未来的王妃呀？”

“王妃是谁？”

“天机不可泄露，可以进洞一观了。”

随老天真步入洞中，刘诚一时愣住，洞府很大，除了玉石台阶上有面丈许大小，鑲入壁中心铜镜外，可说了无一物。

刘诚道：“洞府并没有住人呀？”

老天真道：“镜子后面，另有天地，当下不谈，日后住上百余名指挥官当无问题。”

“指挥官？”刘诚似有所悟。

老天真略带激动的道：“推翻元朝，复我大宋河山，没有上百的指挥官行吗？”

冲这句话，刘诚已知老天真是位宋末遗老了。

刘诚道：“关于前辈所谓的王妃等人，究竟住在哪里呢？”

老天真道：“不是说镜子后面吗？有道：‘问镜台后风云聚’，一切但看有缘人。”

“有缘人……”刘诚心中一动。

老天真又道：“随我来，还望不可大惊小怪！”

刘诚嘴里没说，心里念道：“大惊小怪？难道还有什么离奇事不成？”

“老天真带他走上‘问镜台’台阶，愈靠近铜镜，就觉得镜面光华倍增，刹那，已幻成一大光团，照得他目为之眩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宛如失身于迷魂阵中。

稍停，光团不见，却立身在一大宅院中，刘诚忖知这可能是镜后的真实景物了。

宅院很大，院中还有小院，老天真似是有意带他浏览，只看外院，外院栉次鳞比的都是房子——每一处房子都作正方形，数目多者七八间，少者三五间，均盖的非常坚固，且花木扶疏秩序井然。